

T856/3116(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大成

論語二十一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書

錢塘陸堦

歸安沈士

纂訂

歸安沈士
附錄
仁和王
仁和王
仁和王
仁和沈
仁和馮文炳
過全校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趙氏曰評其賢

則能者勸評其否則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

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

陸梯霞輯解先進章全旨 此章矯當時文勝之弊
而使就于中首節述時人之論下節表已意言之重
吾從先進四字不徒自審從違煞有易風俗維世道
之意挽後而先之也存禮樂也
序講 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大而宗廟朝廷小
而起居食息凡微處都是禮凡和處都是樂但禮樂
一也而用之者自不同如先進于禮樂底人今則以
為質朴而謂之野人後進于禮樂底人今則以為彬
彬而謂之君子時人之意蓋如此
沈誠菴曰此章以中字為主集註所云文質得宜便
是箇中字文過其質便是箇不中蓋中即在人心今
猶古也然世風移而人心變故下兩箇今反字所謂
反者人心之是非自顛倒也所謂不自知其過于文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者人心為習俗所汨沒也。末句爭側過于文邊。蓋知過于文即能自歸于中道矣。此以時之所趨起下文挽回之意也。○夫子只就時人言而還其為野人君子至下節方以自已所從矯之。程子却于先進後進處就下一箇判斷。文質得宜便見不是野人而可從。文過其質便見不是君子而不當從。下文損過就中便在此處。二反字可玩。要見風尚如此。議論如此。運會日流不可不有以矯正之也。周末文勝四字發明其所以然之故。二過字與下文過字緊相接。夫子之語婉而渾。使人可思。程子之說正而醒。使人可悟。此其所以為聖經賢傳也。

陸梯霞輯解 所以知野人君子為當時之言者。蓋下文如字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野人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外鄉村之人從來質朴也。君子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此節且勿斷時人不足。只據時人意說。○程註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及謂云云。雖以述時人之言。亦隱括大意于野人君子四字。討寔落耳。上兩句即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是誠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擷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序講 時人之論既如此。是固舍先進不從而惟從後進矣。我則不然。如我用之。則惟有從先進耳。不敢避野人之名也。夫子言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沈誠菴曰。上文文質得宜。宜字便是中字。文過其質。過字便是此過字。損過就中。固不可尚。文亦不可尚。質自有箇中道。萬世不可易者也。○損過就中。正接上文過于文來。此集註針線細密處。中字本文所無。集註特就從先進處。下出箇中字來。與奢寧儉可以言本而不可以言中。若先進則正所謂文質得宜。大中至正之道。聖人裁為萬世之經者也。

陸梯霞輯解 如字承時論來。當若字者。非假設之詞。則字口氣甚斬。承如字來。似與他商量一般。又甚委婉。○如用之猶說若我用禮樂。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

陸梯霞輯解 從我章全旨。上節夫子追思與難之賢。要得感慨口氣。下節記者定其人也。只重與難上併日所長。教人因材施教。俱是餘意。

序講 子曰。我嘗厄於陳蔡之間。諸弟子相從者多。人今或仕於他國。或歸其本土。或不幸而死亡。皆不在吾門矣。吾能忘患難時哉。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狗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乎文也。然周監二代。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也。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勝已不足為文矣。○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黃詞。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

此句

曾子孔子四十二
類孫節子意孔子
四十八

陸梯霞輯解 夫子時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
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
能伯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
序講 弟子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於
陳蔡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也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
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
洽長於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也此十人者皆相從於
陳蔡者也其賢如此所以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
而切思慕之情也
沈誠菴曰目長分科記者之意教人因材推而見之

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

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

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

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

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

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

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

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

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

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

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

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書詩禮樂之文而

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

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

實造具體聖人學者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

孔子十五再拜孔子蓋七年再拜

言德其人少孔子四十五

問何以知其為

弟子所記朱子

行去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孔子四十五

顏子所見已到至
虛默識心通非經
說義解也然却
只在無行不道
遠實地勘驗
見其不違足
發如時雨化之

昆同也曰昆古者
昏姻異姓皆稱兄弟
儀禮云親兄弟曰昆
小功以下曰兄弟
父母昆弟稱在
前人信之在後
此自內及外然
之理看父母昆
弟之言言字
緊接貼父母
昆弟非人能知
其僕而自有
言也但皆信之
無異論耳

陸梯霞輯解助我章全旨 此章見學貴心悟二句
一串說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總
是深喜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猶云回不是助我
的乃是于吾言無所不悅的兩句合成一語方盡形
容中間不得著一何也作轉語
序講 子曰羣弟子問辨之間嘗有發吾之所未發
而得其助者矣若回也則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
之所言默識心通凡精粗巨細莫不懽然領受無所
不說而已無可疑自無可問又安得有助哉夫子蓋
深喜之而詞若憾焉如此
沈誠菴曰註中先解下句後解上句此是推原一層
故倒一轉先結上句後結下句此是順文說○教學
相長古記有之雖云聖人之謙德然此理實有不經
問難而相忘于渾然之中者一經提掇而倍醒于意
言之表故云助我也然助我則有言語之相發無所
不說則有心理之相融其淺深高下相懸甚矣夫子
借此言以深贊之也看來兩句只是一反一正之辭
陸梯霞輯解 二語一順說下不重有憾只重深喜
○助我亦不是虛話道理具在聖心不觸則不發加
一番辨難則長一番精神

陸梯霞輯解孝哉章全旨 此章見學者貴實行
序講 子曰百行莫大於孝然能盡其道者鮮矣以
今觀之孝哉閔子騫乎蓋人之孝未能稱於父母昆
弟即未能稱於外人蓋實德之未孚也今閔子騫之
孝父母昆弟既稱之而外人亦稱之無異詞者蓋其
實行積於中而著於外如此真純孝也
勉齋黃氏曰父母兄弟之言或出于私情人無所
非聞於其言是為公論○慶源輔氏曰父母兄弟
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
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
德彰矣
沈誠菴曰集註父母兄弟四句解人不間句已自明
白曉暢蓋其孝友之實以下又推原其所以然之故
大凡人之孝友恐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但著於外而
未必積於中今閔子之孝父母兄弟稱之而人無異
詞則所謂積中者外有其孝友之實者矣黃輔二說
竟與集註反集註以父母兄弟為根本而人言為徵
驗二家以父母兄弟為私情而人言為公論不知凡
人聲名利祿親者或以為私而必以人言為定論至
於孝友之事子不能以偽取親不肯以私假况閔子

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
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
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
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
孟子五教又能發
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音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
釋說 無所疑
問 助字 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
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
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新安

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
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 間去哉下驚服而人 此句順逆互看一以見孝之精
聲 故美之詞 遠者由於近非外人之虛譽也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
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
故夫子歎而美之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
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
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
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
怛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
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
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
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
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四書章句外傳四
書義說曰顏淵
死四章以次第
言之皆是天喪
第一笑之極第
二語事第三厚
葬第四蓋門人
雜記天子之言
故不計前後也

視曰猶見聖
人之我心不費
以狗路見聖人
之直道

陸梯霞輯解顏路請車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愛人
以義首節顏路之愛回以情下節夫子之愛回以義
亦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序講 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貧不能有椁乃請孔
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椁

序講 夫子以義止之曰子雖有才有不才然以父
視之則各謂之子其情一也昔鯉雖才不及回亦吾
之子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步而行舍
車以為之椁蓋以吾嘗從大夫之後朝廷體統所在
不可徒行也蓋葬可以無椁非吝也
陸梯霞輯解 只重我可以葬鯉則汝亦可以葬回
于拒之中陰寓諷之意不重大夫不可徒行上蓋
貧而厚葬雖不徒行亦不可為也

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
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
然不可
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

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

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

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

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以

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為

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

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

譜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

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不得舍

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厚齋馮氏曰

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淵則○胡氏曰

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
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使子貢脫驂而賻之駢馬曰驂賻助也助喪
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
可以脫而復扶又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

陸梯霞輯解喪予章全旨 此夫子為道而悲
 序講 顏淵死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實賴可以傳今
 回死則吾身雖存而吾道已無傳矣是天之喪予也
 是天之喪予也回之存亡關於道統之絕續故重言
 以致其嘆息如此
 免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
 也顏子死則夫子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
 故以顏子之死為己之喪也○新安陳氏曰顏子

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
 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
 曰天喪予

沈誠菴曰聖賢體道在躬故其死生關道之興喪集
 註用一若字語意自活勉齋新安死認喪予二字遂
 有死而不死未亡而亡之論殊為拘泥不通○雖亡
 而不亡是將以己之生易顏子之亡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是將以己之生殉顏子之亡也真不成文理之
 言

陸梯霞輯解子哭章全旨 此章重慟道上亦見聖
 人之哀而中節
 序講 顏淵死子哭之至於慟門人之從夫子者曰
 子慟矣欲其節哀也
 士靖曰慟是從從者看見如此在夫子豈有過情
 只自盡其哀而已

序講 是時夫子哀傷之至而不自知乃訝曰吾果
 有慟乎
 士靖曰有慟乎亦可見從心不踰之意
 序講 吾非於夫人哭之為慟而更為誰人慟乎明

此句與上不接略
 傳言夫人而不
 用言慟字乎
 用言慟見情
 其所以動難若
 過中實則中
 第無往而非情
 性之正

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
 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哀之極而不自知忽聞從者言予哭而反問之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

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
 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義也

朱子曰紀禮云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
 大夫賜命車反不可以與命服命
 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鬻於市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
 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棨周於棺宜也然貧不
 能具則棨亦可廢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
 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子之厚而不從
 其父為棨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
 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
 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
 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
 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

子哭之情之正
 慟則哀過而情
 哀從者得
 從者德夫子哭
 而已年哭目
 慟故夫子哭
 之哀也夫世詞

因我之負而返
想回之於我固
已清義之文書
而無負矣須
領往祕子如
得此之得直不
上句傳言之負
目也也美恨

那這道理
在這邊待
他罷事人知
生後問如何
却已罷事
鬼知死竟

詞與上世下
背非代不是自
已解死正信
也字呼吸四句

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陸梯霞輯解 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
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要看夫人二字
夫人何人也此樣而哭之不慟又誰慟只如此說不
必說出傳道意來亦妙
陸梯霞輯解厚葬章全旨 此亦見夫子愛回之意
首節因其欲厚葬而止之末節因其已厚葬而責之
序講 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欲豐厚其
禮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喪其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葬不循禮也
沈誠菴曰不言禮而言循理者禮有一定之制不可
多可寡也理則富宜從豐貧宜從儉稱家有無正
是循理處
序講 門人初請於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
而卒厚葬之
序講 夫子責之曰回也平日於我一言一動惟吾
言是從自少至壯惟吾身是依視予猶父也今也厚
葬而不循禮不如向口葬鯉之得宜而安於心是予
不得視猶子也然非我所為也夫門人二三子為之
也是其所以使回不得安心於地下者責蓋有所歸

矣。
陸梯霞輯解 視予猶父全在道義事夫子上說
不得視猶子是說葬回不得其常
沈誠菴曰喪予有慟其為道也為後世之無傳也却
請車責厚葬其為道也為處身之非理也曾子易簣
求得正而斃孔子無臣不敢以大葬而欺天聖賢之
必欲生順死安而以道律身如此其嚴也
陸梯霞輯解事鬼神章全旨 此見學者須先從目
前所當然者留心以盡其道而鬼神與死要見道之
著見昭然自可即此而推○不是說事鬼神知死為
難而事人知生為易只是能事人知生而事鬼知死
者皆不外是也
序講 子路問承事鬼神其理何如子曰人神一理
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心焉能事鬼而使之
來格乎汝當先求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又問人之
有死其理何如子曰死生一道若未知其有生之故
又焉知所以有死之故乎汝當先求其所以生者
可也然果能盡所以事人之道則事神者可以兼舉
果能明所以有生之理則全歸者可以無愧夫子雖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
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人謂回之
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
貧富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
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
子喪夫子所以處之仁之至義之盡○勉齋
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

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
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
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
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而非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
路請車為惇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
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
而聽之牽於私也。○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為
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
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
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
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

未明言實所以深告之。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也。

沈誠菴曰。人有音容笑貌。有精神志意。尚不能感通。况鬼神之無形。何自而感通乎。故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可知事神一誠敬之至而已。所以生之道。物所受天所賦之正理也。生時有顯。然人倫物。理尚昧。然罔覺。况于死之泯沒乎。故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可見死安。只生順之理而已。

陸梯霞輯解。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聖人語意自是引而不發。

沈誠菴曰。氣則分聚散。分屈伸。故為二。理則貫動靜。終始故為一。而二理乘乎氣也。二而一。氣載乎理也。

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

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

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

蠟。○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幽明死生。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

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則一。或疑夫子不

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或疑夫子不

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

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

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

即移此心去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在。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

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

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人則

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

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

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

須知道。人生有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

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要一盡得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

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教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人。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

陸梯霞輯解侍側章全旨 此見造就人才之心。首節樂羣賢有進道之器。下戒子路有取禍之道。諸賢氣象俱就好邊看。

序講 閔子侍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閭閻如也。若子路則剛強發露。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剛明正直之資。足以載道者也。夫子顧而樂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陸梯霞輯解 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蓋以齒序。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此節皆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侍側包子路等在內。

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曰。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峰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峰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曾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閭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閭閻。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然有閭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閭

序講 子固皆樂得之。但恐子路過於剛強。有取禍之理。因而微之曰。以吾視之。若由也。似有不得正命而死者。然可不戒哉。

陸梯霞輯解 孔子此言。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然者。或然之詞。初不料言之果中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皆記者之詞。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字。亦作好者說。

問氣象。○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再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問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

戒之。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

此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

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躄之姊伯姬。生

先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

俟。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高柴也。為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

焉。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

若燔臺。牛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

詞者與之商酌
必使之權度也
必萬不得已詞
何詰詞之意極
直而疑詞語極
安矣

有德者必有
言言必中
只是明於人情
物理耳當情合
理片言即解固
不在多言之也

由之瑟琴由鼓
之借以寫心而
氣之係屬詞
琴屬於由即寫
由之瑟發由之
覆皓音乎由恰
傳乎由琴一

陸梯霞輯解長府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首節魯人興得已之役下節閔子議其非而夫子與之重箴魯失非稱閔子也為魯之百姓申訴一番耳

序講 魯人欲興造藏貨財之長府 陸梯霞輯解 魯人亦當道之人也 序講 閔子騫婉諷之曰凡事於不得已者則為之今長府之役仍因舊制如之何不可何必紛紛然改作而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言蓋婉而切矣 陸梯霞輯解 此節只是一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詞從容而厲先輕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註勞民傷財正體貼閔子婉諷處傷財謂土木之費至魯人思厚藏意在言外也

序講 子稱之曰夫人固不輕言言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於人國也蓋稱閔子以儆魯人也

陸梯霞輯解奚為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造就子路意上節欲其變化氣質非專為鼓瑟發也下節固是解門人亦許子路有可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耳無非造就意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 序講 子路氣質剛勇故其發於瑟者亦不中和而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微之曰丘之門以中和為教而由之瑟則不然奚為於丘之門乎蓋欲子路變化氣質也

委質之始○子路為人麓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慳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慳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南安石字介改作勞

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

曰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

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

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雙峰饒

此章可見閔子問問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

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

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

諷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改作之事經傳不

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

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

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

陸梯霞輯解 人於音樂最不容偽為。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

序講 門人不解。謂夫子為輕子路。遂不相敬。子復解之曰。入道次第。譬之自入門而升堂。自升堂而入室。由也學于吾門。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升斯道之堂矣。特所養未純。未入於精微之室耳。安可以是以而忽之哉。

陸梯霞輯解 門人謂孔子之門人。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要知精微之奧。不在正大高明之外也。未入於室。輕帶言。若重看。乃是貶子路了。註特字耳。仔細。

由重提與門人
解也表章詞
室室皆限去
門子矣滿許詞
於字情詞未也
僅詞

子貢謂師與商
是無準的在徒
是長者夫子
語猶不及
是有箇準的
在便而折有
所爭在此

陸梯霞輯解 孰賢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造就二子上節。答言二子所造之異。下節究言二子所失之同。此章以中字作主。但不必入夫子口氣。內過不及。前雖平說。而後却歸重過之不為愈上方妙。序講 子貢問。師與商二人所造孰賢。子曰。師也才。高意廣。其學每每至於過商也。篤信謹守。其學每每至于不及。即此觀之。而所造可知也。沈誠菴曰。子貢孰賢之問。較人物之短長也。夫子過不及之答。論兩人之不合于道也。子貢師愈之問。仍是于人較短長。夫子過不及之答。終是論其人之不合于道也。一邊是方人。一邊是論道。兩下問答。絕不相謀。蓋師之過。非是過于商。過于中道也。商之不及。非是及于師。不及于中道也。子貢是一個才質過人的。故較二子之短長。而心重于師。夫子一心便是道之權衡。故主乎中。而以化裁乎二子。即以化裁乎子貢。此其一時問答。兩下神情。甚可思味。故集註於此章。下箇中字。而引尹氏之說。以明之。陸梯霞輯解 兩人且開說。勿相較量。○註中字。要

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慶源輔氏曰。子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做。及程子謂其達。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雲峰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

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荀子曰。君子故

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

及。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

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

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

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

然承夫子之言
一頃則幾於與
是而不定詞
有師不與

序講 子貢未喻其意以為師比于商為過商比于師為不及故復問曰然則師勝於商與

陸梯霞輯解 上節夫子各開說子貢加以較量故有此問

序講 子曰非也道以中庸為至過之失中猶夫不及之失中也若能各矯其偏固皆可至于道不然則其失均耳豈可以師為勝乎

沈誠菴曰道以中庸為至是推出正意來下文一開一合是將上文愈字來形出猶字

陸梯霞輯解 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

沈誠菴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甚言其不可差也士靖曰中庸愚不肖非便謂如小人一様看蓋君子小人以品地言知愚賢不肖以質性言子張之賢知而過不要竟作好說子夏之愚不肖而不及亦不要竟作不好說正不必為子夏回護也

陸梯霞輯解聚斂章全旨 此章見學者當正心術首節記者表由求之失下節夫子深有以責之

序講 魯始封之君周公也周公親則成王之叔父尊則天子之冢宰又有奠安社稷之功食祿最多賞賚最厚其富乃分所當然也季氏以魯國之卿而其富不獨過于魯君而且過于周公非攘奪公家刻剝小民何以得此為之臣者從而匡救其惡可也再求為季氏家臣不惟不能匡救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之

陸梯霞輯解 為之聚斂大抵是法外加賦可也甚言之上句絕之比句尤絕之甚絕之即所以正之皆是受也

也續作詞

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夏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未為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

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差之毫釐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

剝其民沈誠菴曰八個何以得此再求為季

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論語

卷上

四

序講 夫子責之曰求也黨惡害民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雖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此夫子微求亦以微季氏如此

沈誠菴曰絕之責之兩句分解而以黨惡害民一句總結玩味如此則兩句總是惡其黨惡而害民也下文然師嚴友親一轉又從絕之責之分別出來師嚴

是從吾字生友親是從小子字生不能及求諸身是內輕也以仕為急是外重也資質剛審義不精是子路之為也資質弱扶墜不起再求之為也學問變化氣質之功不可少也

陸梯霞輯解 春秋于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加于此事書曰用田賦則冉有之罪難辭矣攻責也如攻其惡之攻鳴鼓者蓋鼓所以號眾故為聲其罪○小子鳴鼓與非吾徒也一氣說下勿用師嚴

友親一轉蓋攻之亦是絕之愛人無已在言外○冉求聖門高弟豈有聚斂附益之理不過欲行其足民之志耳一仕季氏便欲以政事之才施之亦其宏略

素優忍癢不禁也如荀彧之子購嚴尤之子莽劉毅之于季奴豈不才略蓋世者哉語云功之首罪之魁是可戒也

沈誠菴曰朱子論子路則以為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委質之始論冉求則以為失不在聚斂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凡此皆正其本之論也夫非道之富貴君子所不處不義之富貴聖人如浮雲二子乃偏

于不子不臣之人而事之豈非不能義命自安急于仕進而然乎既以仕進為急不擇主而事一入其牢籠于是由以死難為義求以聚斂為忠其于失身均

也○子路之仕衛恐全無小貞之吉然夫子以名不正告之而全不悟其于求也旅太山有責伐顯使有責用田賦有告而亦不為少止可見師弟子之間有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言而不能行者多矣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

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

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

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新安陳氏曰泛

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救正

之於嚴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

之心微朱子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

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

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朱子曰人

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

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

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

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

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也曰冉求之失不待

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

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士唯不仕

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

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

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

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

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

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

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

四字好處病
都有聖人遺
就人材于此
亦可見非徒
亦兼求類語
也然數子終
于此病曾子
竟以魯得之
可見人不能
無氣質之偏
顧其變化之
何如耳

柴參師也。皆守其名而動其聽也。皆提撕聖言。見

陸梯霞輯解柴也章全旨。此章評論弟子之資質。重在欲其各矯氣質之偏。非空空論說也。序講。子曰。學者之氣質。各有所偏。如柴也。為人明。智不足。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柴知此而勉于學。則可以變愚而為智矣。沈誠菴曰。智不足。是性之偏。厚有餘。是質之美。足不履影數句。正見其厚有餘。而智不足。亦在其中。不賢。正見其智不足。而厚有餘。亦在其中。

序講 參也為人質朴渾厚。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參知此而勉于學。則可以變魯而為敏矣。沈誠菴曰。魯非所以得道。誠則可以傳道。曾子省身之事。誠意之學。只是朴寔頭做去。由其質非聰明才辨。一味刻苦用力。不透不休。故遂進于道。

論語

論而使其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

柴也愚。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透徹處。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能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

笑。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致思篇。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隧。瞶又曰。於此有室。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常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視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實

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透徹處。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能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

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透徹處。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能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呀陸德明云吸今木作咩形高云子路吸呀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吸呀失於禮容也

序講 師也為人留意容儀而少誠實其病也辟師知此而勉於學則可以變辟而為誠矣沈誠菴曰習容止與誠實正相反人之精神知慮收斂一分有一分受用洩越一分少一分寔際如師之辟外面裝點愈盛堂堂乎張則裡面欠缺甚多四人之中惟師之病為最深最與曾子之誠寔相反要知誠寔最近於道浮華最遠於道曾子只是誠寔故進于道師只是少誠寔故難與為仁序講 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少文雅其病也嘖由知此而勉于學則可以變嘖而為雅矣沈誠菴曰由雖粗俗然有朴寔之過而無浮囂之習亦與少誠寔反所以能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亞于浴沂若使能自勵而變化其氣質聖人亦許之入室矣

陸梯霞輯解 外註楊氏性之偏性字當作質字看○四子稱名故知為孔子之言

陸梯霞輯解庶乎章全旨 此夫子論回賜之所造蓋欲進賜于回而稱回以勵賜之意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造道之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庶乎與屢中句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句對用心之異也由庶乎說到屢空自內說出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

序講 子曰回也其庶乎蓋幾與道為一也且不以貧寔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沈誠菴曰道是造詣安貧是處境近道者必能安貧而安貧者未必近道故須兩層說若不說安貧不見道之微驗得力處若不著又能二字不見其為各自一項也

陸梯霞輯解 回也其庶乎言其幾與道為一也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屢空又却于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

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半落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只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師也辟 辟婢辟習於容止其外而道其內此宜信亦反則推光者為質矣

辟便 辟聲 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嘖 嘖五 嘖欠細數少文未直其內而略其外此宜且反文以禮樂則野人而君子矣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御之使知自勵也慶源輔氏曰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於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

子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吳氏曰此章之首脫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

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既樂道又受命揚而為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屢空

數刑至空匱也不以貧寔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

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訓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

不入室即在
不入室是終
人笑總定是
限量善人不
這如入室則
聖人皆不可
爭之何也
孔曰不踐迹
也言善人不但
追循迹而已亦
能報業然亦不
入於聖人之室
曰後案云據此
國注善人有不
因循善善人不
也程子所謂不
履外書云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又稱其善古之道則善又未必不至本
注曾子天而不多一不如此第七篇注忘於仁而無惡之為德

陸梯霞輯解善人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學以充其
質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質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
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序講 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
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所行底自然
皆善不消循得前人成法而自不為惡却緣只是如

此而無學問之功亦不能深造淵微之域而入聖人
之闔室也這是個善人底道理
沈誠菴曰質美便按著不踐迹說未學便按著不入
室說○而自不為惡是集註補入補得此五字而後
不踐迹底意思方明口氣方足不然此五字只似不
了語○有諸已足信何以將來說善人蓋孟子之所
云可欲猶虛故與信為兩箇頭地孔子之所謂不踐
迹已足故善處便是信須進一步說了
陸梯霞輯解 入室亦從不踐迹入微不可曰唯不
踐迹故不入于室也○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
人處講者多忘却○迹室俱是借字與升堂入室意

陸梯霞輯解論篤章全旨 此章見觀人者不貴言
論篤就言說而貌在其中是與是概其終身之意
序講 子曰觀人者若但以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
四書大成

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
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
邾子益來獻於亳社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是使賜多言者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
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
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
空億中則又不如其庶也○雙峰饒氏曰此
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言
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
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
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
以此自正即之禮聖人之道也踐即博約所以入聖人之
勵也 室者不踐不由聖人之道而自不為惡是天資之
善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
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

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
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已也新安陳氏曰有諸已之謂
矣由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
資質不必踐元本亦不入於室須是好學
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
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
只到這裡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
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慶
源輔氏曰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
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峰饒氏曰
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
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論語

人不知果表裡如一而為君子者乎抑亦假飾外貌而為色莊者乎蓋難以定也必當考其行可矣
沈誠菴曰但其則未知六個虛字襯貼虛字神情宛然言不可以言貌取人正斷一句
陸梯霞輯解 君子色莊抑揚重色莊邊莊者莊重端謹論篤而心不篤曰色莊勿泥色字○註貌不指色字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

陸梯霞輯解聞斯行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因材之教行之分上是因問而答異下是因疑而明其所以異

序講 子路問于夫子凡有所聞即斷然行諸乎子曰聞義固當勇為而不可不審處持重有父兄在上事當稟命如之何其自專而聞斯行之冉有問于夫子凡有所聞即勉而行之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但有聞斯力行之何疑焉公西華兼聆其訓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則既以稟命為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則又以力行為求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旨矣赤也惑敢問子曰人之

而夫子亦以求
落由先求後
道之皆同材而
教道之所由
然也

材質不同求也資稟柔弱凡事畏縮不前不患其不稟命也吾故以聞斯行進之使知勇往向前引其不及而歸于中也由也資稟剛強有兼人之勇不患其不力行也吾故以有父兄在退之使知循理審處抑其太過而歸于中也汝何疑哉
沈誠菴曰不患不能為便見不當以聞斯行之訓子路不患不稟命便見不當以有父兄在訓冉有矣此兩邊綿裡藏針處
陸梯霞輯解 有聞必行理當如此但子路勇于義故欲稟命以善其行非欲稟命以阻其行也若求則惟有聞即行而已○退與兼人主資稟言然亦在行上見資稟○一人兼兩人之資此曰兼人猶云加倍于人也○求也退也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與人也

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實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

○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

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

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

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

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

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

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

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

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

所稟命則所行必審○新

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

後師... 義夫... 回曰... 汝為... 也夫... 序講... 既免... 為赴... 犯匡... 鄭氏... 子淵... 淵故... 沈誠... 顏淵... 謂匡... 人而... 取必... 夫子... 言以... 則皆...

陸梯霞斬解畏匡章全肯 此章見聖賢處生死之
義夫知天之日自信匡人不能死我顏子知夫子
之天遂料夫子必不死于匡人一見曰吾以汝為死
矣非設詞以試回蓋喜而相慰之詞也回則曰子在
回何敢死言子必不死而在回何以死哉則子不在
而敢死可知○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
汝為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而夫子反不能知顏子
也夫子喜極之誦顏子確信之對
序講 夫子為匡人所圍而有畏心時與顏淵相失
既免而回在後方至子喜其來迎而謂之曰吾以汝
為赴鬪而死矣顏子對曰夫子既在回何敢輕死以
犯匡人之鋒乎
鄭氏舜舉曰何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
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
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
沈誠菴曰夫子之死生信之于天則夫子得自主之
顏淵之死生信之于夫子則顏淵得自主之鄭氏乃
謂匡人無害淵意故得自為之是顏淵之命懸于匡

人而不能取必于夫子夫子之命懸于匡人而不能
取必于天矣聖賢道德在躬天命自我恐不如是○
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幸不死而請討以復讐總是寓
言以見夫子于回恩義兼盡至若夫子與回之自處
則皆有以自信而非匡人之所得如何者也

四書大成

人造就三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章
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
中道之說與此章參
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謝氏曰敢非不敢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
之敢乃果敢之敢

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欒
共子曰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儲之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
也謂君養師教與故一視之惟其所在則致
死焉雖在君為敵君也師為報生以死報死以力
人之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
道也

之為師弟子者而已雙峰饒氏曰孔之於顏
子教愛兩極其至義雖
師生恩猶父子所
以為恩義兼盡 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
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

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
之鋒乎問夫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
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
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
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
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願曰吾有親則
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
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
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
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
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

論語

卷上

三

此言二子有人
不得借以自
資以為助所
以斥其賊扶綱
也

道事君是行道不可則止是重道道字作主以道事
君如以仁義格君心使其君為堯舜也勿講似諍臣
模樣○不可猶言不合也止即致臣而去○不從君
之欲不從二字即昭下從之與亦不從也說下節云
可謂具臣矣則是明言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已
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因一亦字生
此處不從二字因此處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
之意尤見朱子集註化工之筆之妙○觀上曰事君
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
序講 今由與求也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已但可
備臣之數而已大臣云乎哉
序講 子然曰進退既不能守道然則由求其將惟
人所為而順從之者與
陸梯霞輯解 從之之字固指季氏然亦槩說下文
弑父與君亦不可明加季氏二字
序講 子曰小事之失或有從處若弑父與君之大
者亦斷然不肯從也蓋君臣之義由求固聞之熟矣
沈誠菴曰前言輕二子所以抑子然誇大之詞也此
言許二子折季氏弑逆之萌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
間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
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
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
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
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問仲由冉求氣質

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
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
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
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
底所謂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
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
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
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
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能之曾不知順從之
臣始也惟利害之從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
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
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
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
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
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
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
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
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

以政為學。非當初使羔之意。但詞窮于賊羔一言。只得借人民社稷之說。以抵當耳。非佞而何。
陸梯霞輯解。惡佞。泛就平日說是。故則承子路來。○註非其本意。四字極重。夫子口氣內。不必辨學古入官之理。註不斥其非。直惡其佞。若辨明。又是斥其非了。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子產語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在方策。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但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胥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

陸梯霞輯解。侍坐章全旨。此章見聖賢所志之學。吾與點分。以上誘四子。而獨有所與。以下因曾點問志。而各有所許。○全章分三段。看首三節。四子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五節。因曾點辨志。而兼有所與。蓋聖門不以事功先本體。亦不以本體遺事功也。
序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夫子之側。陸梯霞輯解。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皙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所以教大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序講。夫子誘之言。志曰。爾有懷未吐。或以吾之年。有一日。差長乎爾。故也。其母因吾之差長。以是而難于言也。
陸梯霞輯解。知弟子者。莫若師。聖人非不知其才。大抵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其利維謙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弗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我知也
序講嘗見爾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才本足
用世但人不吾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爾
將何所抱負以應人之知哉試為吾言之可也
陸梯霞輯解以吾二句只是誘他盡言之意居則
節方是使之言志不吾知不重特引起下句耳○不
吾知乃自負之詞非怨人之詞
序講子路承夫子之問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
之國地廣政煩而介居大國之間受其管束不得自
由勢既難為且又如之以師旅兵戰日興因之以饑
饉歲凶無食時又難為由也於此為之政教兼舉比
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
且知方向有尊君親上之義而樂為之致死依然強
盛之千乘也由副知我以此言畢夫子則微笑焉
陸梯霞輯解看記者此處下個率爾字便知是對
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之○千乘之國漫露出大字
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
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
國如滕之介于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
則晒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序講嘗見爾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才本足
用世但人不吾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爾
將何所抱負以應人之知哉試為吾言之可也
陸梯霞輯解以吾二句只是誘他盡言之意居則
節方是使之言志不吾知不重特引起下句耳○不
吾知乃自負之詞非怨人之詞
序講子路承夫子之問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
之國地廣政煩而介居大國之間受其管束不得自
由勢既難為且又如之以師旅兵戰日興因之以饑
饉歲凶無食時又難為由也於此為之政教兼舉比
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
且知方向有尊君親上之義而樂為之致死依然強
盛之千乘也由副知我以此言畢夫子則微笑焉
陸梯霞輯解看記者此處下個率爾字便知是對
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之○千乘之國漫露出大字
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
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
國如滕之介于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
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音僅比必二反下
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
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

其長矣晒微笑也
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
陳氏曰國介居大國之間勢難爲當兵荒後
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
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才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
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
見晒故其辭益遜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
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
後世之管商

出重難詞者
子路亦不樂
者目亦言之
俟虛左以待
意以以禮樂

說不去耳○師旅泛說不作大國來侵因仍也連年
饑饉相仍○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
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

序講子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
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
求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約食用
以節其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仰事俯育豐凶
有備而已至於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
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
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
不敢強也求副知我以此
陸梯霞輯解重可使足民上禮樂未能帶看
士靖曰子路言功而必究于知方冉有言足民而
必俟君子之禮樂其於孫吳管商之略豈可同日
而語

序講子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
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
求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約食用
以節其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仰事俯育豐凶
有備而已至於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
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
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
不敢強也求副知我以此
陸梯霞輯解重可使足民上禮樂未能帶看
士靖曰子路言功而必究于知方冉有言足民而
必俟君子之禮樂其於孫吳管商之略豈可同日
而語

序講子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
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
求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約食用
以節其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仰事俯育豐凶
有備而已至於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
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
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
不敢強也求副知我以此
陸梯霞輯解重可使足民上禮樂未能帶看
士靖曰子路言功而必究于知方冉有言足民而
必俟君子之禮樂其於孫吳管商之略豈可同日
而語

序講子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
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
求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約食用
以節其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仰事俯育豐凶
有備而已至於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
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
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
不敢強也求副知我以此
陸梯霞輯解重可使足民上禮樂未能帶看
士靖曰子路言功而必究于知方冉有言足民而
必俟君子之禮樂其於孫吳管商之略豈可同日
而語

此節詞氣莊
容真爛然
樂而有揖讓
之風然亦謙
小者也

會同之舉。以服則元端。以冠則章甫。乃禮法之所在也。赤于是時。願為小相。以贊威儀。傳辭令。而因得學禮樂焉。亦副知我以此。
陸梯霞輯解。二子以子路蒙晒。故其辭又謙。○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于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詞也。○會同諸侯朝于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自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于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諸侯有四時之朝。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四時之外。為會。為同。○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宗廟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寔。則指諸侯也。○周禮註云。出接賓曰摯。入贊禮曰相。又註云。相為主君摯者。及賓之介也。卿為上摯。大夫為承摯。士為紹摯。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小相。謙不敢為。上摯。上介之卿。願為承摯。紹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夏曰毋追。○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諸侯子。四方各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時見者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眾類曰同。即禮設見曰同。殷眾也。類見也。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端玄端服。端正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也。端玄端服。端正衣袂皆二尺二寸。章甫禮冠。緇布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四書大成

命

卷二

三

序講。四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之。曰。點爾之志何如。但見其鼓瑟之聲。方少間歇。餘音尚猶鏗然。乃徐舍瑟而起。對曰。點之志。異乎三子者之素具。子導之曰。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而已。不必同也。點因言曰。如今茲建辰之月。暮春者。單袷之衣已成矣。或偕冠者五六人。童或偕童子六七人。相與浴乎沂水之上。因而風乎舞雩之間。而彼此各適。咏歌以歸也。點之志。所以異乎三子者。如斯而已。斯言也。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習次。則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於是夫子有契于心。喟然而歎息曰。吾與點之志也。

陸梯霞輯解。鏗。投瑟聲也。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所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早暎。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莫春。一段就目前觸景一事而言。無待下外。非專以此為樂。○上巳。三月第一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曾點之志。大約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底。意思若認作超然物外。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和撰。看其意。有鳳凰翔於千仞。底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

命。卷二。三。

無心於用世便不是。○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都該了。觀其晒子路之率爾可知。

沈誠菴曰。集註人欲盡處四句。推上前一層。是就曾點本領學問體會出來。蓋冒一節之旨而言也。凡人欲勝者多牽掛。天理流者多自然。出于人欲者擇地而每多惆悵。出于天理者。隨遇而自無欠缺。故於曾點之舉。止意趣之間。曲折摹想。而見其如此。但曾點是見到未必便身到。故著有以見夫四字。故其動靜二句。貼著鼓瑟舍瑟。先遜後言一段情景。

沈誠菴曰。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位則學者居貧處賤。棲遲衡泌。寤歌考槃之意。常則目前日用隨時感興。友朋游泳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則對著知不知及三子之事。而言而其胸次悠然一段。又于語次既畢之後。想見其襟懷如此。天時可因也。童冠可借也。水流山峙。可樂也。行歌和答。適行適止。無不極乎自然。味其意旨。豈不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的景象。可見而自是。老安少懷。友信可推也。而自是位天地育萬物可極也。

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新安陳氏曰。此等句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見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容如此。只是也。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闕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

用兼備。自然而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曰。如必得國而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而其胸次悠然。直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之妙。作一各得其所。接萬物字。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

有言然一善動靜氣象正是此胸中本領流露也
記者細之詳哉然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
子路平尔不對句相照夫子而三緊與唱然等句
然為下面曾或問答原本下面數句提出禮字
只是發明此理此章便使史記敘事法後朱子語
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此
謂子路若違便是這氣象

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視三子之規規於事
又形容得點之樂處。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
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
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上。皆是
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
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
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
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
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
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
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
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上下
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
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童子
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
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

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
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
之事也。夫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
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
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
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
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停也。若但曰曠然無
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異於虛無寂滅
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
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
客底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
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之運。
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被
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
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的道理。
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
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
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
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

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
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
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
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問事。曾點把作一
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
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
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
之末。固有所見。而實不見。聖人氣象如此。雖
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
樣大事也。做得鉞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
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
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
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
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
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
夫子有知。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
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
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點不曾
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狂簡斐然

沈誠菴曰。學者固不可無。必有事焉。底定際功夫。亦
不可無。意飛魚躍底生意之流動。如只以有事為功
則滯于方隅。而學問無本領之機。趣專以飛躍游泳
玩物適情。而無定際功夫。則落于空曠。而天下無有
用之功業。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
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
正之。若是不裁。只管任他恁地。今日也浴沂
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
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
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
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
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統事他
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
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
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教自家身心得無
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
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
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
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却
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
洒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暮
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仁山金
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

三子者對點之
言重有皆既近
難謂不能言之
言皆國計民生
所有賴之

序講 三子者言畢而出曾皙獨後猶待坐于夫子也問曰夫三子者所言之得失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之實也已矣非有他說也
陸梯霞輯解 曾皙後將以辨志也亦各言其志重志字見其非是空言無寔意與前不同前重各字見雖異無傷也○上亦各言其志指點說此亦各言其志指三子說
序講 點曰夫子獨于由而哂之何也
序講 子曰大凡為國者必以禮禮貴辭遜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由也其言語之間無少謙讓已有不合乎禮者矣其何以為國哉是故哂以抑之也
陸梯霞輯解 禮字該得廣讓者禮之本也○其言不讓言率爾而對既無雍容退遜氣象及其言志又以才智自負略無謙讓退遜之意所以謂不達為國以禮道理
士靖曰只言其言不讓固知已許其能也
序講 曾點意以夫子所謂其言不讓者為其以為國之事自居也由既以不讓見哂如求所言亦以為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亦是與之與其同於點也而點仍與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夫子此句承各言其志口中問由由意中卻評與與知由之可哂處則知點之可與與處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益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
文者也言禮則此句正答何哂已開示與與之意矣而理在其中矣 又該會為不讓為國仍執與與之意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何以不見哂故又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國而非邦也者是則求之所任固亦為邦之事矣
陸梯霞輯解 註謂蓋亦許之者許其不足以及此也但所許與曾點不同故曰亦許之云言外便見求能堪此意○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為未定之詞大都是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然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亦不可不辨
序講 曾點又問唯赤則非邦也與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祭祀與朝覲之事而何以赤之才而願為小相孰有能出其右而為之大者然則赤之所任固亦為邦之事矣
陸梯霞輯解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夫子時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邦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以赤問○唯求節夫子之答只以為邦許之而不告以不哂之故故不讓之意終認不出直至唯赤節著赤也為之小二句方點赤之讓處而點於是明矣

非邦也者與平聲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

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

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

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

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

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取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

所志皆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本

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力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

水之源也三子之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者

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

未能掩其言故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以為狂者也

去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聲

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

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

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

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裡得來○問三子皆事

為之末何故子路達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

沈誠菴曰子路粗粗莽莽才力頗大亦能俯視一切若能降其雄心客氣退就繩尺一循乎自然之理而無事躁妄之氣則其所成就自然高濶與循謹拘攣之士自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曰亞于浴沂也

於圈外收程子四條第一條是專言三子有著實之學問而後人有好高之病第二條言點有堯舜氣象而子路近之重在為國以禮上第三條言孔子所以不取三子而與點之故一在得國而治之是滯於功能一在樂而得其所以是通乎志氣看兩箇故字第四條則直言曾點之所見到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翻鑒定

此章之要在克非字也... 已禮二者知禮陽限在人欲勝者主復之畫即克

歸安沈磊

纂訂

歸安沈士靖附參 仁和王 變 全校 仁和沈 遇 仁和馮文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

日本心克勝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

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已謂身之私欲

陸梯霞輯解顏淵問仁章全旨 此章是傳心之學勿動分上是兩得聖教下是任之已通章以心字貫上言克己即是無非禮下言四勿正克字意也要看得聯絡通章只重克己復禮一句首節言其綱次節言其目而顏子請事則總承兩節而言序講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顏淵問為仁之道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也天理之節文為禮而不能不壞于己私為仁者必有以克勝己私使事皆合天理之節文以復其禮則欲淨理全而為仁矣夫仁乃人心所同有果能真積力久至于一日之間克盡己私以復于禮而無一事之不仁則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天下之人莫不皆與其仁而無異詞

左傳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哉言也 由己而復禮 子貢曰使君無所不克 子貢曰使君無所不克 子貢曰使君無所不克

說天理乃天理之
善與實善即耳
之與實也

者焉為仁之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事之在我者易
在人者難已是自家底私欲禮是自家底天理其克
其復皆由乎我亦為之而已而豈由人乎哉其機之
在我而無難也又如此誠能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沈誠菴曰遇強敵而盡力向前求克人也遇私欲而
盡力向前求克已也人之克人也死不肯休人之克
已也偷取自便故夫子以克字痛治之而朱子以強
敵喻之然克已亦在乎立志而已矣志必不容他則
私欲已便退聽苟有一毫容隱之私則便為己所克
矣
士靖曰聖人因天理以制節文學者謹節文以識
天理然不克已則邪僻在身節文從何謹得已在
則禮去已克則禮復

沈誠菴曰心之全德二句推其本而言之也亦不能
不壞于人欲必須克之故也前言心之全德莫非
天理是天全也人之所同也此言本心之德復全于

我。是人全也。克已者之所獨也。朱子嘗云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矣。所謂無私者克已也。所謂當理者復禮
也。既無私又須當理。既克已又須復禮。是一是二
士靖曰仁是具于心者禮是施于身者心中有一
毫私未克便身上有一件禮未復

也。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
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復反也
弗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復反也
慶源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慶源輔氏曰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
章脈理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
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
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
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
節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
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為仁者所以
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為仁者所以
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
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
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

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
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
禮禮自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
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理
則事皆合乎天理矣程子曰克己之私既
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
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
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禮非是
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
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
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如此只是發動
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
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
犯如得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
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
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
是克去己私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
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
乃是精處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

沈誠菴曰克已復禮雖是一直事然必須交相養互相發以各致其功克已之後便要復禮復禮之餘更

陸梯霞輯解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

即下文視聽言動之已也私欲附形骸而起故不曰私欲而曰已本然之天則流行于事物之間故不曰

復不是待克已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那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

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

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

言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

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

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

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

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如此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

士靖曰。克盡已私。皆歸于禮。則事事皆仁矣。語自一串。○事與天下相見。有一禮未復。即有一事非仁。有一事非仁。即有一人不服。一處不行。焉得說天下歸仁。天下歸仁。故須在事上看。方有著落。○克已復禮。是大本已立。枝枝葉葉。從此發出。自然事事皆仁。

山已。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程子曰。非禮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

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問歸。猶與也。謂天。程子語天下歸仁。則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不曰視聽言動
理人故界限不
始說非禮之

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夾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便是。○字。便錯入禪去。

非禮既復之錯
於心固是私欲
全副力量動於
其心已在克已
中。此時也。物也
耳。四句。皆指視
聽言動。指明字
處。下手做工夫

渾身一身之已。非禮之視聽言動。指一身之已。蓋渾身。而實屬於耳目口體。故曰已也。勿即克用全副精神。講。顏子聞夫子之言。其于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而直請問克已復禮。其條目之詳。何如。子曰。克復之目。求諸視聽言動而已。四者皆有個自然底。天則所謂禮也。總涉非禮。便是已。私必

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其為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雲峯胡氏曰。集註克已。說人欲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已復禮工夫。方做得四代禮樂底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勿是妄勿他非
固不可無也

人將顏子克己
言動也是不
件上札定便
忘如優人於

于此而克之。如非禮之色。目欲視也。即以心禁止而
勿視。非禮之聲。耳欲聽也。即以心禁止而勿聽。非禮
之辭。口欲言也。即以心禁止而勿言。非禮之事。身欲
動也。即以心禁止而勿動。如是以克己。則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顏子默
識其理。又自知其力。足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曰。回
之資質。雖不明敏。請從事。夫子克復四勿之語矣。蓋
不敢負夫子之教也。

有做心齋坐忘工夫。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
視聽言動也。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終是從西
聖賢為則。則劇身不可為與據也。

沈誠菴曰。若顏子不須下四勿工夫。則舜禹不必下
精一工夫矣。何以有困窮永終之戒。耶。且舜之子。回
果何如者。而其臣至有無怠無荒。無教逸欲。有邦及
元首叢脞之戒。邪。蓋唯聖罔念作狂。一念之不克。即
非幾冒貢矣。此處不論大小。愈細愈大。蓋不止在事
為。而在心術隱微之間也。

事乃其有
備

陸梯霞輯解。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
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
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而仁在其中矣。○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
故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
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
固當制之于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
知止有定。乃可耳。○非顏子之明。則雖告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
幾。而遂請其條曰。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
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于此。而遂以仁為己
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
士靖曰。勿字工夫。只在一念幾微之間。此心上省
察。戒懼獨知之地。○雙峯說甚善。然博約工夫。不
是一起博了。一起去約。須是隨博隨約。所以知行
做不得一項。亦分不得兩候也。總是顏子四勿。是
極細底工夫。要就顏子身上看。

四書大成

詩言

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
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
字上。總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
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四勿工夫。曰。只
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
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
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總不遠。便是不

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
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
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
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
者。防其自外而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
者。謹其自內而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
之功。大矣。所以用力。加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
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
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
狂。特在毫忽之間耳。學事如事事之事。新安陳
者可。不謹其所操。哉。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
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請事
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
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一點雪。○
無所不說。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程子曰。
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程子曰。

論語

卷三

五

沈誠菴曰。程子四箴序云。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則四勿俱所以操心也。然而心與性總是一理。心能盡性。性以心全。非存心無以為養性之本。非養性無以為存心之實。而四勿則皆其交致之功也。故于視箴言箴則以心言曰久。而誠曰內斯靜專。所以受其成。功于性也。于聽箴動箴則以性言曰閑邪存誠曰克念自持。所以操其用力于心也。

其納文章辨證云

箴說文箴誠也。規誠之辭。若箴之瘡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又禮記書文。箴者。引高箴。呂氏春秋。而箴。箴。不。全。獨。周。大。文。三。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氏。享。猶。為。箴。或。其。箴。載。于。左。傳。後。三。作。者。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美。須。在。箴。箴。或。箴。臣。同。原。箴。告。侯。夫。三。類。大。抵。箴。銘。皆。頌。錫。或。均。用。箴。語。而。體。不。同。箴。是。頌。詠。之。文。

須有警誡切刺之意。劉瓛云。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誡實同。箴全德過。故文實切。銘重褒貶。故體宜。凡潤其取事也。又箴以警其惰。文也。心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上靖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內。正如牆壁堅定。家人自安。若謂中有主宰。外邊自動。不得固是。然譬如天子有道。六合內外。罔不臣服。不須費得懷外安內工夫。但其時若城郭溝池。甲兵將校。豈有不備者。

沈誠菴曰。人有秉彝二句。是推上一層。知誘物化二句。是反言聽之不聰之害。卓彼先覺二句。是言古人之能謹聽。閑邪存誠二句。是做工夫處。○人有秉彝本乎天性。是言人本自善。本無不仁。是大概說。知

四書

言言

卷三

五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動四者皆由中而出。言之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已工夫。從裏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外。曰。制於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輔氏曰。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之則。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

視為操心之則。○葉氏曰。目者一身之腦。五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防檢。尤必以視為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言動視最為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擾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接於吾目。克已卽制之於外。復禮卽以安其內。○胡氏曰。非禮勿視。未是仁。真其聽箴曰。積力久自然誠矣。則可謂之仁也。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胡氏

古韻內外叶
禮言理叶矣

四書

言言

卷三

五

孟子難妻上陳
善則邪謂之
易之謂邪
存其誠

誘知字方從聽上來蓋聲入于耳而會于心知與聽最相關故聽獨說知今有不正之聲入于耳而吾心之知遂為所誘而與物俱化矣亡其正者亡其秉稟之物不能誘之也閑邪便是制外存誠便是安內○人之精神聚于目而用最先故病其蔽而操之惡人之知覺起于耳而人之最深故古人每云聞道佛家每云耳根圓通而夫子亦曰耳順故病在于知誘而功在于知止

沈誠菴曰言箴首二句大概說發禁躁妄二句正是謹言工夫矧是樞機四句是言之得失所係甚大傷易四句歷指四件病痛出來末二句則正收

蔡氏三行君
子提撥把機
之於於至厚之
主也
書大禹謨惟口
出而好興戎

大學言惇而出
者亦惇而入
孝經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

中庸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

沈誠菴曰動箴首四句兩路說來順理二句一反一正之詞以見其不可不謹造次二句是說謹動處習與性成二句則指其成功而言也

四書大成

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陳氏曰知指形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之感而言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口防閑其邪妄於外非禮勿聽朱子曰視與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閉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就性上說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所分收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易曰言行

機陳氏曰門之闔闔在樞弩之張弛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傷易則誣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則心不精一故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必至於支離

道欽哉訓辭朱子曰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雲峰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其動箴曰哲不善矣朱子以是為四項病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

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

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

命語

卷三

二

高聖曰蓋乃不義
習與性成但程子
引之則言習與性

仁非智勇不全
智則非字之
子至明至健
三長正美
則非勿二字
下午不果
幹補闕文也

左傳三十二年傳
晉伯李回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三則也

人心小有一不
何處若敬恕
目下私私所
間隔則此心
失而不存便
仁體日遠耳
敬恕所以去私
欲以存心存
而後可以復
敬恕是所以
存心存亦未
即是仁但存到
私間則仁耳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二字不知
原是木支所有非木出也蓋箇非字便是智
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
健何以能為勿說知非知勇力安能成仁至
人言熟極上極下得註中提出外分明明耳

士靖曰人性未發謂中幾者正是性中一動為情
處也性中只有一善情便分善惡而其幾至微人
都不覺故惟至明者察之乃情欲易流譬如舟之
順水若欲挽之便是逆情固至難事故惟至健者
決之
沈誠菴曰至明以察其幾便是惟精工夫至健以致
其決便是惟一工夫所謂聖賢傳授心法在此

陸梯霞輯解仲弓問仁章全旨 此章示仲弓以為
仁之功請事斯語與顏子不同顏子有徑捷要約之
意仲弓有積累縝密之意○上章因人施教而正言
為仁之道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俱以

德言○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
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
序講 仲弓問為仁之道子曰為仁不外于存心而

存心莫要于敬恕其無時而不敬也即一出門亦儼
然如見大賓而不敢忽其無事而不敬也即一使民
亦肅然如承大祭而不敢慢所以立仁之體也至于
人施諸已而有所不欲也則勿以施之于人而極其
推心之恕所以達仁之用也如是則私意無所容而
心德全矣由是而在邦敬恕不間自然無怨于外由
是而在家敬恕不懈自然無怨于內為仁之效可以
自考者又如此使內外尚有怨者是我不于敬恕猶未
至也仲弓問夫子之言亦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請以
敬恕自盡以無怨自考而從事夫子之語矣
沈誠菴曰邦家無怨夫已說到效驗是說向外去
了集註却言使以自考仍收斂在內何也蓋仁者先
難後獲敏華就實惟恐人之精神洩越于外故也此
聖賢闢修焉恭反觀內省之律令學者所當深察也

詩詩 卷二 七

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 造次克念戰兢自
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
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
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
身不可不加自持之誠 習與性成聖賢同
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
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愚
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
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
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四
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張氏曰非至明
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
致其決是言其致力於勿字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
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
是天然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
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
而仁之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
也 新安陳氏曰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
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
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中間也
間斷不得內外纔有一人怨他便未徹○
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

四書大成

前序 卷二

陸梯霞輯解 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

程註講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之。見得敬非勉強之謂。亦非飾之謂。以此推之。恕亦非勉強非飾。只從惻怛中流去。所謂無思。無慮。無知。無不知也。

由禮儀若思。儀如有所時。以存敬之類。

沈誠菴曰。天下豈有不敬之克。不恕之克哉。但一自明敏入故教。以一徹盡徹工夫。一自縝密入故教。之以逐段逐節工夫。

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者。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及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物是推擴此心出去。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

大學君子必慎其始。

之

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愚。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敬。

按克己復禮。軌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則亦無己之可克。

矣。朱子曰。軌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光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

陸梯霞輯解司馬牛問仁章全旨 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方。○此章見仁在存心首節分。上因牛問仁而告以謹言。下因牛不足處告以謹言之由。序講 司馬牛問仁道于夫子。序講 子曰仁者之人。凡其于言也。恒有所訥而不易發。子于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沈誠菴曰。心存而不放。是就仁者本原處說。其言也。訥。此是其自然之靜謐。集註下。个若字。便見德之一端。又于言外補此一句。蓋此不足以盡仁。故以為全體中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二句。是因病發藥。告司馬牛本意。使其于此而謹之。又就一端以推全體。發明夫子言外之意。○蓋其德之一端。是于全體中見一端。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是于一端見全體。于全體見一端。成德之效驗也。于一端見全體。進學之工夫也。

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志壯。且眼自洋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於剛毅果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制。且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且克復軌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坤。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緩而。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其言也則不可曰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曰者。其言也則訥。是仁者自訥。訥言即仁氣。

陸梯霞輯解 周季侯曰。首句只許仁者二字。便有下落。司馬牛去。不理會到此。○仁者其言也。訥。虛說。勿用出心。常存恐碍下節也。○以心存二字作骨。然夫子却未道破。○牛多言而躁。其病在子心不存。夫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魋。徒回。之弟。宋人。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忍。蓋以浮誇人為誇與之言。亦必浮誇以駁而不訥。靜以求。故待其訥而後告也。因而不。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

子何。不直告之以存心。使其于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沂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于牛易于體認省察耳。○多言而躁。言既傷于煩。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著思量方發。

士靖曰。有所忍。是學者工夫。仁者成德之人。非必矜持。而續重緘默。自然而然。故集註下一若字。序講。牛曰。仁道至大。只是言不輕發。斯謂之仁矣。乎。子曰。汝知仁者之言。訥而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訥仁者之心。常存而不放。每遇一事。覺得為之甚難。而不敢一毫苟且存心。如此不必強閉其言。而言之得無訥乎。知所以訥言者。在存心于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

沈誠菴曰。上言心存不放。故言不易發。此言心常在。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何也。蓋言行相為表裏。而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言由此事亦由此也。言不易發。德之一端。言之不易。由于事之不苟。則固挈其全體矣。陸梯霞輯解。仁者其言也。訥是舉現成一仁者言。

其言也。初之句。不加思慮。而口。折。有。可。強。閉。而。不。出。言。正。見。其。多。言。

心。當。存。是。朱。子。于。西。司。中。禮。會。之。

不是說仁者須要訥言。蓋言充養純粹的人。其出諸言語。常收斂斟酌。若有所訥而難發也。夫子原是說其言也。訥。學者動說訥言。夫說訥言。則在言上強制。斯易矣。惟說言訥。則自心上為之難。訥之也。故曰。仁也。○聖人是說仁者之言。司馬牛是說言者之訥。何齊天地懸絕。○前節仁者二字。亦須一讀。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裏面。此節心常存。亦在事不苟裏面。不可太生層折。○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事不苟。而言不易。所以集註于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集註曰。難為而後難于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于言仁為不易。豈其然乎。○難字。主心言。兢兢業業。不敢易視之意。心存即在為難內。得無二字。是自然意。不可作言顧其行說。又涉有心了。

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是一項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訥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不自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道心在。○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楊氏曰。觀此及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

所以為。三。在。下。不。言。

陸梯霞輯解問君子章全旨 此章因人施教而解其憂懼之心。此章見君子無入不自得首節分上是因問而告以君子之道下是因其不足而明示之序講 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子曰成德君子心常舒泰隨在恬如不先事而憂不臨事而懼人能如是斯可以為君子矣

陸梯霞輯解 憂愁也是愁禍患之至懼驚恐也是禍患至而驚恐

序講 牛曰君子之道大矣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汝疑不憂不懼未足以盡君子蓋未知君子之所以不憂不懼者固自有本也蓋由其平日所為光明正大內省于心無一毫之疚病則仰不愧俯

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個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個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牛多言而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應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章見君子無入不自得首節分上是因問而告以君子之道下是因其不足而明示之序講 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子曰成德君子心常舒泰隨在恬如不先事而憂不臨事而懼人能如是斯可以為君子矣

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何憂何懼之存。蓋道義自修之實。信非成德者不能也。牛豈可遽以為易而忽之哉。

沈誠菴曰：夫子不憂懼。上推到不疚。朱子又于不疚上推到所為無愧。上章言非強閉之而不出。此章言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俱是對鍼司馬牛處。○司馬牛一問仁。則藥其多言之病。一問君子。則藥其憂懼之病。一疑。則言則得存心制事之本。再疑。不憂懼。則得循理。謙心之道。在聖人自有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從容盡聲之妙。在學者則無一不切。身無一不可以入德。

陸梯霞輯解 平日所為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于內省不疚。則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知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于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直氣壯也。○內省不疚。指平日言。非臨事變時去省也。又主成功言。平日所為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子曰：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此章見君子無入不自得首節分上是因問而告以君子之道下是因其不足而明示之序講 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子曰成德君子心常舒泰隨在恬如不先事而憂不臨事而懼人能如是斯可以為君子矣

內無妄念外無妄動內省已無愧怍了不是方用功去省他

陸梯霞輯解人皆有章全旨此章見人當修己以聽天首節分上是牛以兄弟為憂下是述天命之當安而示之以已之當修

序講 司馬牛疑曰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而我之兄弟獨不能相保如之何其可也

陸梯霞輯解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

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桓魋兄弟五人左

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

弟之次初景公之攻桓氏也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

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奔衛巢巢奔

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

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牛無兄

弟之言蓋難未叛之前逆料其然也

序講 子夏寬解之曰商嘗聞諸夫子矣

序講 人之或死或生皆生初之命所稟而非今之

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貴皆莫測之天所為而非我之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陸梯霞輯解 命以一定之數言天以不齊之過言

言外見兄弟之亡亦是天命○述所聞止此下一節

商自言也

序講 若為君子者固當安命又當修其在己者誠

能持己以敬而內外動靜毫無間斷之失接人以恭

而無過無不及又有節文之禮則盛德感人雖四海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

哀公十四年魋入於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

遂奔齊○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

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

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此字指下節此句先說言有本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

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慶源輔氏曰

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順謂不拂受

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此句承上言君子自能處此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

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

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

又勉以脩己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

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

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

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

命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

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檢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
子之由也

不行此不得行
其行我此由
居敬則心自
持而難動
皆在河也
要故不致於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乎四海又何患家庭之間無兄弟也非舍自己兄弟
而認他人為兄弟不必說子夏立言之病况子夏是
篤信謹守的豈肯作曠達語

陸楊霞輯解子張問明章全旨 此見人心自有真
明子張問明必有窮高極遠之意故夫子告以人情
至近處求明就是明人情至近處求明就是明之遠
卓講 子張問如何能察人情物變而謂之明子曰
惟察人之所難察者方可謂之明有一般潛人短者
如水之浸灌滋潤以漸而不露則聽者不覺其久而
信之深矣有一般愬已冤者情詞迫急如切膚之痛
身受其害者然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若能
察其偽而不行焉則于人所難察而能察之可謂之
本心之明也已矣且此非淺近之明也諧為浸潤之
諧愬為膚受之愬而果不行焉是能明見萬里而可
謂遠也已矣明豈待他求乎
沈誠菴曰浸潤之諧而不行必其人之善惡邪正我
自有以知之膚受之愬而不行必其事之是非曲直
我自有以知之方可謂之明且遠若乃昧于邪正曲
直而漫然以不行強主之則其人其事終無了當亦
可謂不明之甚者矣何足道哉不覺其入為其經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沈誠菴曰

所中也不及致詳為其急所動也
陸梯霞輯解 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
者曰浸潤之諧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
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不行非我不行他是我能察
他他自不得行也○著力只在集註察之一字
沈誠菴曰于無私于事當理方能明且遠
士靖曰子張才高意廣只就浸潤之諧膚受之愬
不行必不足以愬其明之意故又複說說一遠字
以極其明之量使之深思而自得之

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
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遠也已矣 諧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諧毀
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易剝卦六
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
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

詳而發之暴矣 朱子曰諧是諧人是不干己
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
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
愬切己底事纔說慢緩人便不將做事須是
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了便
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
不足以觸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
動他也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
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
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諧膚受之

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
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
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

格民信之矣信
字至人原說
得教者其
民信於上
耳未指其信
誠信固有之
良也到子貢
分三項求問
至人方謂到
心便去矣

去其在善中
計較去食則
者相較三者
則一不得以
已即指三者
已去去不能
全就其中指
掉那一件是
正見聖賢於
如是故子貢
謂非子貢不
能問非不
不能其心也

重信之義在
貢後推後矣
明出未在前
故朱子謂人
人情言則兵
食足而後者
之信可字不
民此指去常
本義也以民
德言則信
本固有非兵
食所得而
指下而論
善也

陸梯霞輯解子貢問政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有綱
常之道有應變之權首節因問而示以為政之常經
下二節因變而示以濟世之大權○首節言政有三
大經下二節就三者而審其輕重也只是審其輕重
不重在濟變上

序講 子貢問為政之道子曰為政之要惟視民生
之最切者以治之而已食所以養生必為之制田
里薄稅斂使民倉廩實以足其食兵所以衛民生必
為之比什伍時簡閱使民武備修以足其兵而且布
教化明禮義施信于民而使民無欺詐離叛之心皆
信于我矣如是則為政之道得矣

沈誠菴曰玩然後教化行則如倉廩不實武備不
修而強欲行其教化不可得也然既修既實而後
施其教化則已遲矣蓋自其修武備實倉廩教化未
嘗不與之並施但必待既修既實之後而後可行也
陸梯霞輯解 兵食皆以民間言註倉廩是民間倉
廩○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
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此節三平看勿分先後
二事俱是為民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衛信者民之
心

序講 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為善政若事變之來必
不得已于三者之中暫去其一則以何為先子曰若
不得已可暫去兵蓋食足而信孚則民親其上死
其長雖無兵而守固矣

陸梯霞輯解 去字無如猶云少得那一件耳○兵
可暫去如太王始遷岐山經理民食恩信結民但生
聚未繁可耕而不可戰故事昆莖以保境土而不暇
用兵待水拔道通之後自修武備也

序講 子貢又問曰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事變愈
甚必不得已于二者又要去一則以何為先子曰若
又必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及今
民皆有死者人之所不能免若民無信則失其所
以為民而無以自立于天地故我寧死而不失信于
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蓋人道綱維不可以
一刻離則政之所重在得民心而善民俗可知矣

沈誠菴曰去食非有食可食而我故去之也蓋處于
不兩全之勢也如凶荒之歲去信則可以得食然民
寧死而不為盜強敵在前空城絕糧去信則可以得
生然民寧死而不我叛○不若死之為安何言外繳
足死字而安字正與立字對照蓋身之所以立由于

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及詳一要
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
我不離叛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
之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
雖生而無以自立朱子曰民不立則國亦不
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

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
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不若死之為安朱
子曰安字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極有味

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
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
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

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
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先也是以為政者當
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
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
民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
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

心之安也。寧死二句。又于言外繳足信字。民無信不立。是言民不可無信也。而民之信實自上使之。上使民。又必自身為之。故言民不失信于我先言我不失信于民。○非子貢不能。有是問。非其明于事變。知三者。有不能俱全之勢。不能如此問也。非聖人不能答者。非其天理在躬。處變而不失其正者。不能如此答也。○言人情此立政之經制也。言民德此立政之根本也。

陸梯霞輯解 兩去字。非已有而去之。不能兼全而去之也。○自古二句。是說信不可去之意。○左傳楚圍宋。宋人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此雖未足以語王者之信。然亦去食而不去信之一証也。又唐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而民不叛。此亦不得已去食而不去信之一証也。

陸梯霞輯解 棘子成章全旨 此章因論文質。而見二子言辭之病。○一說見二子均有維世之意。首節子成欲盡去其文。下子貢示以文不可盡去。一欲救文勝之弊。一欲救質勝之弊。皆是維持世道意。序講 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君子持身應事。惟

存其本質。不失真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緣飾文采為。序講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但發言太易。不無矯枉過直之失。既出于舌。雖駟馬不能追及之矣。

陸梯霞輯解 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于激。一失不可追。故曰駟不及舌。有此意。乃失此言。所以可惜。

序講 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于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于文。而可以獨存也。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君子何以異于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鞞。何以異于犬羊之鞞乎。此夫子所以為失言也。陸梯霞輯解 上一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兼德位言。次節。君子也。只以其意近厚而言。是以德言。

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擬以槌。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惡而可去也。是處變而不失信。○矣。足而待。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个君子與一个屠販之人相對。竝坐。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

哀公問在國
有若何
正計相敵
行矣注中
正見此也

陸梯霞輯解年饑章全旨 此章見為國先根本。哀公問意始終在足國有若若意始終在足民。○哀公若有若但是策備荒不是救荒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征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序講 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如今年歲凶荒民賦難辦國用不足將如之何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陸梯霞輯解 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凶連年用兵于鄉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年饑用不足意以年饑固當省賦而我之用不足則不容不加賦故曰如之何但末明說出。○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令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前就欲加賦也。序講 有若對曰我周初徹法井凡八家曰九百畝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公于中取其一分而

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荅林放何異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以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朱子曰徹是八家皆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曾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初稅畝耕百畝公取中田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三句正答若若
不足意下二句
說言以反綴上三
句明徹之不足
正以足表非徒爾
而遠於事情也

豐凶有備國用常足公盍不仍舉行之乎。陸梯霞輯解 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末節方得若有若意出。○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言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用井也。○魯自周公以來原有井田徹法自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了。○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去行徹法要他思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士靖曰只一言而祖訓民瘼悉該其內大哉言乎。

序講 公曰我嘗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矣一遇饑年吾國用猶且不足如之何其更行徹法而十分取一也。序講 有若對曰先王徹法之制原通乎上下而為之計君民一體無分者也如行徹而什取其一惟正是供則百姓皆得富足矣百姓既足自當竭力以奉其上矣君孰與以不足而獨至于貧乎若不行徹而

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征斂無藝。費出無經。百姓皆貧困不得足矣。百姓既不足。君孰與以足而獨保其富乎。君民一體如是。此徹法之所以不可不行也。
沈誠菴曰：不至獨貧。至字甚妙。人未到得貧。先要愁貧。故解之曰：民既富矣。君必不到得貧。底所在。下句能字亦好。四海既困窮矣。雖有鹿臺鉅橋。其能保乎。故本文同一孰與字。而朱子釋之。下字不苟如此。有無相通。貧富相倚。君民一體之意也。以止公之厚斂。言外打轉加富之意也。為人上句。又推廣之。為萬世之永鑒。

陸梯霞輯解：百姓足不足。要跟徹法行不行來。孰與。孰與不足。兩與字。是說民與之也。

揚子法言：第一。天下正也。多則築。寡則斂。公羊曰：多乎。什一大。築小築。斂乎。什一大。斂小斂。孟子告子：故輕之於重。重之道者。大斂小斂也。故重之道者。大斂小斂也。

陸梯霞輯解崇德章全旨：此章見治心之學。子張問切于心。夫子一進之以誠。一進之以明也。○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理著己之事。此章亦是因人施教而救其失。
序講：子張問人心有德所當崇也。人心有感所當辨也。欲崇之辨之。何以用力乎。子曰：德根于心。而達于事者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一。實而外徙乎義。凡于理之所當為者。便遷改以從之。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楊氏曰：仁政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
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

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問：哀公之不足。非不歸公室。而歸三家也。雖徹而何補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

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末流之敝。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也。○鄉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築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民乎。○勿軒熊氏曰：按論有若之言。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而事事欲其合理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德將日進于高明矣。是崇之之事也。

沈誠菴曰。本立則有進德之基。日新則無自畫之病。

序講 人之生死有命。非吾之所能操也。有人于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既已溺于愛惡之私。而不達夫死生之定分矣。况此一人耳。方其愛之。既欲其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易喜易嗔。變遷無定。用心于不可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于彼。是之謂惑也。知惑則知所辨矣。
陸梯霞輯解 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兩層意須軍融。若太執。便不像白文口氣。

愛惡人情之常。自有愛惡之道。為我所能主。其生其死自有其命。欲以自從。三私起。
上二句以私情而欲操造化之權。平說重生。下二句又將上二句。欲操造化之權。事說重死。又二下。

上句欲字。皆虛用其力。此章因于張。竟皆明門針。

幻妄已是惑了。下句欲字。變換顯例。尤惑之甚。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

要言要明。不知從何處下手。故告以近言。表著已。

陸梯霞輯解 以貧富形生死。以異字明愛惡。接上辨惑亦可。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

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問戶也。其說得之矣。○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未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個作主。徙義是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與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是剝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去。則德自崇矣。○雙峯饒氏曰。主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德。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也字指示詞。推此一端。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知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

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問辨惑何以不教。以辨之之方。雙

峯饒氏曰。使知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新安陳氏曰。欲人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

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

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

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

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

君臣父子者上
字以人言其卷
各下一字以道
言其貴也言
為改之要在君
父子各言其道
各得其宜又須
君君之須將
簡字二氣來
便有箇方物
所各正性命
家便見得
西銘道理
周孔制度在內
根本卻只在自
畫

陸梯霞輯解齊景公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

序講 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此序講孔子對曰為政以正倫為先正倫以君臣父子為大必也外而朝廷君成其為君臣成其為臣內而家庭父成其為父子成其為子仁敬孝慈各盡其實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為政之道何以加此沈誠菴曰人道之大經乃政事之根本景公所問者政夫子只說人道而政事之根本實不外乎此是時以下則切景公言之若論道理則此言凡為君者皆當奉為憲典若就齊言真為切骨之鍼砭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陸梯霞輯解 此平講亦可重君父邊亦可

序講 公曰善哉此言也信如君不成其為君臣不成其為臣父不成其為父子不成其為子其何以為國雖有粟吾安得而食諸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其如不用何也陸梯霞輯解 雖有粟句見必至于危亡也粟字大概說不必拘在天祿土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於私辨惑之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道之大經即政事之根本非虛言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

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左傳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為四以登於釜四區為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為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翻刻踣貴則民人疾痛而或噢咻噢咻謂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諸皆先詞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

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左傳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嬖史記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公卒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景公他子陽生素與乞歡田乞鮑牧以兵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

陸梯霞輯解聽訟章全旨 此言刑期無刑故聽訟

不如無訟亦示以崇本之意

序講 子曰為民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此事

吾可猶夫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

正其本清其源使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

為貴乎此道德齊禮之所宜亟講也

沈誠菴曰集註罔內取范氏說正本清源是正解也

然所云正本清源之事謂何則禮遜為國是矣故于

罔外又收楊氏說以明之此兩說相足之意也楊說

何以居罔外以其合上章而言之耳○使民無訟使

字正在禮遜上

陸梯霞輯解 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

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

之耳○吾猶人也只見得聽訟不難而不足貴之意

必也二字是必如此乃可貴也

陸梯霞輯解子張問政章全旨 此論為政之心未

及條目無倦以忠總是此心無二

序講 子張問為政之道子曰為政之道期于一誠

而已其居是政于心中須要無倦自立政之始以及

成政之終此愛養百姓之心始終如一也其行是政

于民也須要以忠事事都自真心實意上做出來不

徒文飾于外以為美觀表裏如一也如是則政舉矣

陸梯霞輯解 二之字皆指政言始終如一重在終

字表裏如一重在裏字

子張所云在
一誠于德與不
志皆從此出
蓋夫子之其
合之者立誠之
目也

可書大成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
而少實心且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
高本心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
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一點私思早已
將仁字刻却

路要平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

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

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

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

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

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之不以聽訟

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

以忠則表裏如一朱子曰無倦者是要此心

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

註云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

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是行其所居居是

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

陸梯霞輯解君子成人章全旨 此章論君子小人
用心之不同君子二句重成美上不成惡句只反言
之耳

序講 子曰君子之存心也厚而所好者善故遇人
之美即誘掖之于未為之先獎勵之于將為之際必
使之至于有成而後已至于人之欲為惡也則規戒
沮抑不使之得成焉若夫小人之存心也薄而所好
者惡一反乎是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美其用心不
同如此

沈誠菴曰所存所好俱以平日之人品推其本心情
好言之以著其所以成美不成惡之故故此章只用
心不同如此六字是貼本文上兩句俱是推原玩故
字可見

陸梯霞輯解 成人是完全成就他不使他或墮于
始進或廢于半途 註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
陸梯霞輯解季康子問政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當
先正已康子意在正人夫子只重正已

序講 季康子問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
所以得名者以其能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也如是
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誠自正其身而帥之以

正孰敢有不歸于正者若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
陸梯霞輯解 此章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頗便是
若云大人正已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季康子說
○一說正者句只是釋正之義謂正其不正以歸于
正也切勿云以已之正正人政字其字畫從正字音
又從正乃端正之義此句只宜渾解為妥下二句方
就為政者身上說正人之本

陸梯霞輯解 此言彈盜須弭其源盜
心起于貪欲上以不欲率之則民自從化
序講 季康子患國多盜問于孔子求所以止盜之
方子曰王者下之倡苟子在民上清心勵節不事貪
欲則廉恥風行民皆知自愛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
而其心愧恥亦不肯為矣尚何盜之足患乎

沈誠菴曰知恥二字是不竊根本民之所以竊盜者
以其無恥也民之所以無恥者以上之多欲也上多

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
成之先獎勵以作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
之於將成之際 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
同如此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已之
以止 善故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已之惡故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新安陳氏
行之理言 圈下以 當時之事言也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
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
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政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吳氏曰論
問政者三章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
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
更無別 法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
成之先獎勵以作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
之於將成之際 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
同如此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已之
以止 善故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已之惡故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新安陳氏
行之理言 圈下以 當時之事言也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
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
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政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吳氏曰論
問政者三章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
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
更無別 法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
成之先獎勵以作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
之於將成之際 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
同如此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已之
以止 善故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已之惡故

不從君民起心
只從自己起心
康子患盜使民
各一章夫子答
之皆使之反躬
自治而已蓋道
理不越如是此
外更無別法也
只欲使誨盜不
從徒感

論語

故惡者事功
聖賢亦從心
上做起

問政與前不同
無行而請問此有
有無道即上采
正下善不善之民
殺無道除有道者
之言說有通即
以殺成說之

此德字指君子
人之位各有分
耳非性分之後
性分之分也
小人而分位之後
君子小人各異此
節以善字對殺
不以德對殺
上之風必信
其理勢如此要
知率民以善固
率民以惡亦信
率民不分和風在
風皆必信也

欲則不以廉恥為風矣。今在已則恣為之。在民則苛禁之。是所今反其所好矣。知恥二字集註視貼在裏最為喫緊。

陸梯霞輯解 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于民。民富而禮義附焉。孰肯棄身于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雖賞句乃假設之言。見民必不肯為也。

陸梯霞輯解如殺無道章全旨 此章亦見身者為政之本。康子欲以威驅民于善。夫子教以身而率民以善。

序講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民俗甚澆。人多不道。吾意欲殺無道底人。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為政者民所視效。子為政于上。則民之善不善在我而已。焉用殺為。子果至誠純篤。欲為乎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化之。而皆歸于善矣。所以然者何也。蓋在上之君子。其德主感。猶風之能感物也。在下之小人。其德主應。猶草之能順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靡然而偃。仆者上行下效。理勢必然。欲民之善。亦反求諸身而已。何以殺為。

陸梯霞輯解 殺無道以就有道。謂懲一警百。使民趨于有道也。不主保安善類說。亦不是。民既向于道。而我成就之。乃是民未向于道。而我使之趨就也。成就趨就不同。子為政三字。不虛便是。主張在手。意○子欲善。欲字深看。猶云真心好善也。便有躬行以率之意。君子以下推原。所以欲善。民善之故。二德字只虛說。勿作善字。○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風草二句。且就主感主應。說極必假地步。陸梯霞輯解問士章全旨 此章見學者當務實。三節分。上是子張之問。達詰之而得其說。下是子張之言。達辨之而詳其實。序講 子張問為士者。操術何如。斯所行可謂之通達。而無沮滯矣。陸梯霞輯解 德孚于人。而行無不得。是達字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勿入口氣。○子張不是問。何如。叫做達。是問何如。方能達也。序講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曰。何哉。爾意之所謂達者。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沈誠菴曰。子張之病。夫子不反詰之。雖教者言言是。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國柄言其累世也。康子奪嫡。言其本。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孫有疾。命正當。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陳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民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南民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燔。大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當。正當不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在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亦為善人。○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西山真氏曰。人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

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

此德字指君子。人之位各有分。耳非性分之後。性分之分也。小人而分位之後。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對殺。上之風必信。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率民以惡亦信。率民不分和風在。風皆必信也。

救過之辭。而聽者殊不關切于身。無益也。

陸梯霞輯解。此是先問明他如何叫做達。下方告

他所以達爾。所謂達四字。宜玩但云達必有所謂不

審爾。所謂達者何也。勿云達必有真。亦勿云爾是何

樣達。蓋達只一途。而達之外無達也。

序講。子張對曰。吾之所謂達者。即聲稱彰著而無

不遍也。如在邦則必譽聞于邦。在家則必譽聞于家

如斯之謂達矣。

陸梯霞輯解。此是子張自解所謂達者之意。認聞

以為達也。

序講。夫子折之曰。如子所言。是乃所謂聞也。非所

謂達也。聞之與達。相似而實不同。可不審乎。

陸梯霞輯解。聞是求聞于人是使彼聞于我。達是

人自信已是我達于彼。二句且虛就字義辨明。

註誠偽字。留下二節用。

凡吾之見諸行者。莫不通達而

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

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好審於接物。觀而

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二

打進一步對照。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二句

聞字作轉紐。落達則所行自無窒礙矣。直接邦家必達意

字意。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

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不知覺也。聖人

說話。都如此周備詳密。質直是兩件。質就

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

上。直固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要得

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言觀色。只

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

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賢智先人。而常思謙抑

退讓。居人之下。此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也。然

德修于己。而人信之。由是在邦必達。于邦在家必達

于家。而所行自無窒礙矣。達之為達如此。

陸梯霞輯解。此節以質直二字作主。而好又從質

直上看出。慮其任直之太過耳。察言觀色。正是好義

的工夫。全要寫他小心敬畏。不敢侈然自恃的意

思。聖人特下此句。為慮以下人。張本全不重自考之

意。下人者。收斂退抑。不為軒昂。恢大的模樣。與無忌

憚相反。非與驕傲相反。若以謙恭解之。悞矣。質直

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二字。方

自存心說。未及于事。故曰內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

有行了。觀察是驗我之立心果忠信。行事果合宜

也。不是迎合人情。此節語意有四。皆相承相足

之詞。無可截斷。故朱子以為周備詳審。句句要徹

切。子張病痛。子張務外。少誠未能質直。才高意廣。未

能合義好高。自是必不去觀察下人。士靖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從質直好義來。便不

不疑非真不疑
也只在人前居
之不疑耳正與
之不容言二句對
照分出入向家
向外之別

序講 若聞之為聞何如夫聞也者矯情飾貌做出
個善人君子底模樣而色取乎仁至細察其行全然
相背而違乎仁則與質直好義者異矣且又泰然處
之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恰似實有此仁一般是又
與察顏觀色慮以下人者異矣此不務實而專務求
名者故亦能欺世盜名在邦必聞于邦在家必聞于
家間之為聞如此子奈何誤以為達而不審乎
陸梯霞輯解 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
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
色者見于外行者行于己見于外者皆似合于仁檢
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
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
若自居于疑又誰信之○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
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則是在外而
不在內矣○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
○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
要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于名
○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合下

氣加人此只自家做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
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
以之交友而友信雖巒貊之邦行矣此是在
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
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
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子
張常愛居人上故告
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行去

善其顏色與質反以取於仁與直反而行實背之

與好與察言反又自以為是與慮反而無所忌憚與慮反

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矣朱子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不疑也
沈誠菴曰色取仁取字便是義襲而取取字○君子
之學以為己也若有意近名則是為人矣此所謂大
本已失也為利者專務于利無事於學為名者一般
務學一般傍著道理而其心只是向外其事全不務
實名之所在即利之所在故其迹雖有清濁之分而
其心則同歸于利也夫聲名利祿本是一事子張故
學于祿邦家必聞非利心而何
陸梯霞輯解從遊章全旨 此章見學者當務切已
首節分上是樊遲因寓而有切己之問下是夫子善
其問而詳告之○通章以心學為主首二節因遲有
志于心學而善之末節詳言心學之要也
序講 昔夫子閒遊于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曰敢
問理得于心之謂德如何積累以崇之惡匿于心之
謂慝如何克治以修之事蔽于心之謂惑如何明晰
以辨之
陸梯霞輯解 德字隱字惑字皆從心大抵聖賢教
人只一心做工夫不在外邊討求或曰攻惡則德日
進于潔淨懲忿則德日進于光明
序講 子曰善哉子之問真切于為己之學也

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
章大意出不得一个是名一个是實呂氏謂
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程子曰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
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
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
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

事是從事
事非事
混者不得
只先後處使
是宗不是
是而後乃
於宗也宗是
功失不是成

陸榜霞輯解 以遊觀為考德問業之地故善其問
又善其在心上做工夫

士靖曰德為吾心之良。慝為匿于心之惡。惑為亂
于心之事。而思欲崇之修之辨之。是為切于為己
也。而况在游息之時乎。

序講 人心不可以兩用。惟于事之所當為者。急急
以先之。而所得功效。則後之而付之。不計。如此則心
力專一。工夫無間。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
德與人。惟有心責人。自家過惡。便疎略而不治。誠能
專于攻己之惡。一毫不肯放過。而無暇于攻人之惡。
則自治嚴密。而纖惡不留矣。非所以修德與人。或有
一朝之忿。本暫時可解者也。乃不能自制。遂至忘其
身。以及其親。而不顧其端甚微。而致禍至大。非惑與
于此。覺悟而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樊遲
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皆所以攻其失也。
沈誠菴曰。天下有一等人。當為者不為。而恬淡無營。
其人非不肅。而實無所積。德無自崇也。有一等人。
勤于作事。汲汲皇皇。而計較尺寸。銖銖不爽。雖事
一節。偶有所成。而志趣卑陋。所為者亦隨之消散。德
亦無自積也。治己不專。精神便走漏到別處去。而

惑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
新安陳氏曰。慝於
心者。惡之根也。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
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
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
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

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
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則是利心。為利之心。
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為喜。尚
何德之可崇哉。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不亟
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
不自知也。朱子曰。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
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不計其功。這意思。便
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
便卑。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
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
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
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
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
若只循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
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
便消削了。如何會得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
人來這裏。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
看得破。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
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

惡匿矣。走漏到別處去。便專意觀他人破綻。而已之
志益驕。心益懈。益無自內省。過而惡更匿矣。今專于
治己。則惡不能遁其情。而不責人。則精神無所滲漏。
而治己益嚴密。惡何自匿哉。忿曰。一朝故曰甚微。
禍及親。豈不甚大。甚微者。何可不忍。甚大者。奈何不
戒。迷而不悟。往往至于大敗。極壞一轉頭。來便已忿
平躁釋。故集註加一知字于首。而用懲字于終。蓋人
惟不知。故不能懲。苟一知之。豈不深可懲者。
陸榜霞輯解 人有這一個心。不通著兩個物事。若
一心做事。又有一個求得之心。便于這上不專。如何
有積累之功。事是崇德之事。得是德崇。無攻人
之惡。無字不是聖人禁止他。亦不是修慝者。自家禁
止。只是惡匿于心。而欲修之。自覺得前念方息。後念
復萌。雖欲攻人。暇乎。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
忿。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近利則有計較
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于責己。粗則暴戾而
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陸梯霞輯解問仁知章全旨 此章見仁知相須之
理首節是樊遲問仁知而告以愛人知人下則遲未
達而疑仁知之相悖故夫子以用舍之理發之遲又
未達而疑其終言知故子夏以帝王之化發之
序講 樊遲問如何為仁子曰仁者愛人親疎厚薄
皆在慈育之中也又問如何為知子曰智者知人邪
正賢否無迹洞察之下也
陸梯霞輯解 愛人知人是分言仁知之用○愛人
知人俱以己能者言
序講 樊遲問言而未能通其旨蓋以仁者愛人必

人自家這裏便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
疎心便罷了 知 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
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
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
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
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
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 問子張樊遲答異何也朱子
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
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觀之是鄙俗

論按華陶
安民當
若特推
愛人即
知人即
猶難之
不疑於
則未達
受人亦
也

智成仁
只在使
見得使
使之也
枉者直
枉者直

欲其周而智者知人則有所擇而不能通用其愛恐
有悖于愛物之仁也
陸梯霞輯解 樊遲未達只是疑知之有妨于仁勿
刻說仁有妨于知蓋知者知人則分別賢否賢者愛
而否者不愛矣豈不有妨于仁耶
序講 子曰仰知舉錯之道乎誠真知人之正而
者舉而用之真知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將見枉者
莫不有所感發以去惡而從善即能使枉者亦皆為
直矣甄別方行而感化從之理之相成也如此
陸梯霞輯解 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
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單說仁知○直
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于
眾之意○此節勿照註分別知仁出來如此則不必
有子夏之問矣須渾濁知以成仁之意方妙○不與
便是錯與答哀公不同觀末節只說舉字可見

粗暴人皆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問愛人知人是仁
不告以仁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
本末未嘗相離用却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沈吟之狀記者記此句以見夫子復告
曾氏曰 名幾字吉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朱子曰愛人
知人則便有分別兩個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朱子曰夫見枉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

如此

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是辨其是非。

英運。說問知。子夏說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本。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在月借舜湯。做箇易子。地。點活。

諸相之謂。此字。象字也。諸相如何。蓋錯得。值。象。而。在。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一。二。直。非。大。知。不。能。

士靖曰。此章是說仁知之用。故說先知了。方能頓放。仁若論其體。必先仁了。方能用得。知故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雙峰之說。正是由體推用。序講。遲以夫子之言。專為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又不敢多問。遂退。往見子夏。曰。知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夫子告我曰。舉直錯諸枉。吾知其為智也。而又曰。能使枉者直。此言于智之理。何指也。吾不知其意之所在矣。陸梯霞輯解。舉錯兩言。因其未達而合言。仁知也。遲見答以知人。後又益此兩言。故只以為問知耳。樊遲之疑在下句。序講。子夏一聞夫子之言。知其所包者廣。不止言智。故嘆曰。富哉。夫子舉錯使枉之言乎。陸梯霞輯解。此句只說不止言知。勿明說出。又兼言仁。士靖曰。富哉一嘆。是子夏聞言之下。見夫子之言。廣大涵蓄。也不定說夫子兼仁而言。仁之理。自不能外。集註所包者廣。句不盡出。仁字。意思弘濶。下節註出。知夫子之兼仁而言。仍下蓋有以三字。又不說煞。大有意味。

序講。夫子之言之富。觀于往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而得臯陶。乃舉為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臯陶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焉。遂皆化為仁。而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為相。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焉。亦皆化為仁。而不仁者。若遠而無迹矣。夫子之言。殆猶是也。豈止于智而已乎。反而思之。則得之矣。陸梯霞輯解。舉臯陶伊尹。是解舉直錯枉。不仁者。遠是解能使枉者直。言下要得咏歎之意。見夫子無限。包括。子夏不知。樊遲當日。仁知并問。其云。不仁者。遠亦是無意中逗著。仁字。愛人字。子夏口中。終不宜露。印知人字。亦不宜露。只証舉錯枉直二句而已。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以。愛為。愛。義。以。成。仁。也。論語。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是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此。章。在。舉。為。錯。知。沈誠菴曰。愛人。知人。聞其說也。舉直錯枉。知其方也。舜湯之事。為其事也。尹氏蓋又發明弗知弗措之意。

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問夫子之言。何以獨歸重知。雙峯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舊從仁上發來。非知而不知。問知而不知。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劉云。遲本疑人。難言知。而子夏又以此。非所長。故復不。

子夏曰。富哉言乎。子夏言。子夏在知而夫子所言。不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知其賢而舉之。非必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新陳氏曰。選於衆。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子夏益發明之。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與。○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

人者。知。已。知。之。亦。已。知。之。明。也。明。也。明。也。

之。故。也。在。知。也。

士靖曰。圈外一明聖人之善教。一明弟子之善學。是統論也。只就此章發其端耳。

陸梯霞輯解問友章全旨。此友字。只作交字看。盡此心之誠。固以全友。不自取其辱。亦以全友也。序講。子貢問交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告之。而又心和氣平。從容開導。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不忤也。如此則在我者無不盡矣。而彼聽者。猶不能從。則當見幾而止。無致以數見疎。而自取辱焉。蓋友以義合理。當如是也。沈誠菴曰。友所以輔仁。是推原所以忠告善道。然以義合者。也是推原所以不可則止。玩兩故字。可見蓋輔仁友之用也。義合友之本也。子曰。朋友數斯疏矣。而夫子以為辱。蓋彼雖不能辱我。而我致彼之見疏。便為自辱。陸梯霞輯解。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

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而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斐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

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陸梯霞輯解會友章全旨。此示人以取友之益。玩本文口氣。上一句是工夫。下一句是主意。言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兩友字。上下牽搭。當提出重看。呼應甚直捷。

序講。曾子曰。學必須友。以成君子之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或考詩書于古。或窮事物于今。互相發而道以益明矣。君子之為仁。非獨為也。以友輔之。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氣質薰陶。而德以日進矣。友之為功大矣哉。

沈誠菴曰。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講學必須會友。然所以會友。非徒以記誦詞章也。道既明。必將以體諸身。而為仁。又不可無輔。則相觀而善。朋友之助。為多。蓋其初以講學而相聚。其後以輔仁而相成也。

陸梯霞輯解。會友而不以文。則有孤陋寡聞之固。為仁而不取友。以輔。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須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

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此語人非交文之
然出之節之變以應不

